

朱天曙 編校整理

周亮工

全集

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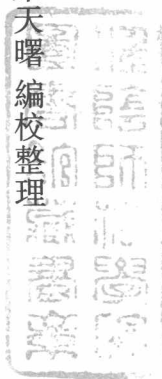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798743

周亮工全集

朱天曙
編校整理

結鄰集（上）



12



淮阴师院图书馆 798743

結鄰集
(上)

賴古堂尺牘三選結隣集序

昭陽李

清溪書院

余每盼今世有一人焉愛文章如真性命訪才人如佳山水則幾歎跼音絕於空谷而今乃得減齋先生夫先生之游覽四方也聞於閩於齊於吳皆手不釋卷矻矻然且聞矻矻又皇皇如有求夫所求必於所嗜而所嗜獨文章然又念文章一途惟幽人名潛與潛及陳人骨埋與埋爲千古長恨而眷想慨歎慙勤鄭重尤於焉汲汲不求何獲其謂斯乎若鴻飛何慕

當不謝圖居於曩寵若孤寬有知當不謝及第於曩
賜而所謝必尤貴則孰貴於明揚我文章者夫合生
死並揚此文章所以不見而畢見也憐才哉先生乎
於今幾卽如余茲日者行年七十疎慵固陋而先生
猶垂念故知獨取余未刊不知姓名一錄刊其名於
書影內以不見惓惓則他所垂注可推矣以故賴古
堂文選未已又有尺牘選且新鈔繼以藏弄藏弄繼
以結隣或曰觀止矣子曰未也觀備矣李氏之龍門
高然登其門而不見斐然王家之蓮花池麗然入其

池而不見蒼然若先生於茲選備矣雖然先生之爲
文也謝六朝卑弱追秦漢古健故所選之文如其文
獨尺牘三選何春華與秋實並收夫古文則明堂之
崇臺巍觀也故必欲典重而簡樸所謂棟梁王家松
栢獨正尺牘則邃室之幽花異草也故不妨妍媚而
蔚紆所謂天下桃李盡在公門信斯言也將尺牘與
文選分耶曰不分或兼採理學家牘則尚質然質不
削色或廣羅文學家牘則尚腴然腴不傷體且科名
不題官爵不署惟錄其地里姓氏以傳蓋將去俗而

返雅也夫是選之去俗而雅也亦然故能以雅觀成
巨觀則謂尺牘與文選仍異名而同源焉可雖然望
渤知歸是皆歸源於先生文章矣余蠹測蟲吟以服
膺嘵嘵未知當否是爲序

宛平楊彭齡商賢謨

減齋先生輯有尺牘初集二集余弗及序三集成乃
得而序之先生語余曰尺牘古辭命之流自有文辭
以來左氏戰國漢魏晉宋下至禪宗亦各其致焉後
之君子爲之亦各其敝吾無取焉爾敢問先生輯著

之意曰壬寅之夏吾適有肌膚之疾於長夏之日而弗堪也於是取尺牘之可喜者以消永日而遣吾疾好事者請吾廣之集遂得三噫先生識度在文辭蹊徑之外斯所以可愛而可傳也余告先生曰一家之言能備萬物之情者鮮矣盡萬物之情者必求之衆詩之國風是已斯集也姓氏以數百計三集有加其爲人衆矣以情則情異以言則言殊其爲變多矣故有可觀者焉其所與言非其懿親卽其勝友又所肝膈傾吐處乃語之真者凡語之真者能言莫及而況

又在能言之士乎微獨先生愛之其孰不愛之今集
所載常者經人物怪者動神鬼琴瑟之純古筑缶之
悲涼其合則三代之言其離則變雅之志是故游夏
之雅論狂狷之峻語隱逸之放言以至浮屠老子稗
官野史之軼辭叢雜爛熳感人有至者焉先生不次
年代不起義例佚蕩以羅之傲睨以裁之怡笑以領
之動色以拔之文辭小道耳尺牘又其小者然先生
之本懷識趣去人遠矣雖然其微指不盡在書昔孟
雲卿沈千運王季友諸公詩高作少寥寥數章與全

唐大編爭光比烈則元次山篋中集之功今海內窮
年著書之士被光景而名彰微先生彼猶有其書惟
是負才抱異其書未成將遂名滅響絕今一旦著其
姓氏如許男曹伯與召陵之師首止之會得以一卒
一旅耀武上國名著春秋先生其仁人之用心也夫

黃岡杜濬于皇誤

古人論著必有指歸指歸之所存深者一見得之用
其指歸以考其詞義一往無礙則破竹之喻也淺者
不能卽得而游於指歸之內好其詞義因以得其指

歸則攻木之喻也以此歷觀古今論著之道而總其文章之派別曰辭命曰敘事曰議論略有三種而歸於有指歸而傳無指歸而廢則一而已矣尺牘者古辭命之流而兼可以敘事可以議論者也故他文惟言其所當言而尺牘可以無所不言在文章中譬之官守其猶言路歟宜君子重之顧世之論輯尺牘者多矣徵博則臃腫支離涉趣則雕飾小巧甚至於下走之清談與市傭之雄辯雜陳而並列原其心豈不欲投淺學之所知徇流俗之所好使紙貴一時之爲

愉快哉乃其爲書竟亦不顯何也惟減齋先生以博
稽之暇嘗一蒐訂尺牘鏤板未竟而四方求者已接
跡於坊間爭以先覩爲快及書成而日傳萬紙想望
二集益甚於初今三集將出綴文之士探其成否者
又如飢渴之不能少待先生何以獨然哉惟其指歸
之不可易焉耳指歸安在乎在於以忠孝爲主宰而
慎獨爲忠孝之基以詩文爲輔翼而好學爲詩文之
本以朋友爲礪礪而克終爲朋友之極其餘幽事相
關若溪山雲月之言風人善謔之語未嘗不間加采

擷然其爲用乃余所謂引而游於指歸之內使人好其詞義而因以得其指歸者也噫先生之用心苦矣夫以先生之學使獨著一書以闢天人性命之理明古今升降之數豈不孔易而先生以爲無益也夫六經在世如挈日月尚有不能舉其篇目者况他書乎惟尺牘則操觚之家鮮不寓目顧自百年以來一二前輩名人恃其筆舌之俊利多爲偏宕之辭字內靡然從風而古先聖賢以暨詩文大家之緒言篤論微矣先生用是隨流逆挽斟酌一時之羣言而折衷之

於道一再論定喜人性之本善幸古風之可復至於
三施不倦而遴拔益精評隲益切焉蓋至是而舉一
世之士淡者淡者俱得其指歸之所存則先生著書
之心不於是選旁寄而曲暢乎嗟乎蓋余嘗與先生
私慨斯文之患相循俱謬而莫知其所以救之之方
者有二端焉斷自袁徐以來詞學之患在尚虛夫人
而知之也今人以尚實矯之是矣然不實於工力而
實於脂膩餽餽捃捃滿紙面目都非何況神韻是尚
實而轉益空疎也又一患也斷自姚江龍谿以來理

學之患亦在尚虛夫人而知之也今人以尚實矯之
又是矣然不實於踐履而實於趨利好勢爭競執著
牢不可破而絕無曠達之觀是又尚實而轉益浮薄
也此又一患也今觀先生是選所登或詳或略有賓
有主其於虛實二患不言所以救之而救之之道具
餘矣是尤愚心之所浚快也屬先生選成以余爲知
言命言其端余惟不可不言者惟其指歸之所存乃
其書之所以有益於世與其所以獨顯而必傳若夫
選中所載諸赫蹏之古雅清新一洗惡札則以先生

之衡鑒辯之淡矣余不論可也或問結隣之義余曰
意先生將與同人共古研而敦石交乎余何足以知
之

虞山錢陸燦湘靈謨

昔者孟子生於鄒魯之鄉莊子生於宋梁之境其地
相去非數千里也孟子孔之後勁莊子佛之前茅以
東西兩聖人廡而祀之皆千萬古之大賢也而是兩
大賢之書讀七篇者凜然發其仁義之性讀內外篇
者森然遊乎道德之初各以其書孤行於世而惜采

當時兩賢既不克過河而相見又未嘗有削札爲刺
寓書於簡相往復問難之言昔人所謂莊孟相見必
有可觀者余旣不得而觀之矣後數百年而司馬氏
子長出乃取兩賢叙之於列傳當時七篇未列於學
宮故僅與三騶淳于髡慎到荀卿之屬同時竝論莊
子則僅載其漁父盜跖胠篋三篇之目以爲牴孔子
之徒亦但曰善屬書離詞而已是兩大賢者其人不
具論卽其書目亦待太史公始愈傳故其人往矣其
言久而愈新又數百年而眉山蘇氏父子繼出老泉